

父亲的脊梁

◎孙利芳(汝州)

周末在家边收拾家务边听音乐，当听到刘和刚的《父亲》时，我一下子热泪盈眶。好长时间没有回家看父母了，想给父亲发微信视频，可八十多岁的父亲不会玩智能手机，更别说微信了。思念翻涌而来，我顾不上收拾家务，买了父亲最爱吃的糕点，跨上单车一路飞奔，回老家看望父亲。

到了老家，大门紧闭，父母都不在。我正要给哥哥打电话，邻居说：“你爸妈都下南地剝洋葱了！”

我笑着道谢，放下礼物也去了南地。田地旁边的三轮车上已经收获的紫红色洋葱，足足有碗口大，特别喜人。父亲刚好背对着我直起腰，艰难地双手反扣着用毛巾擦脊背上的汗水。看到父亲紫铜色的脊梁上一道道汗水夹杂着被玉米叶划破的红色伤痕，我的心一阵生疼，快步钻进套种洋葱的玉米田里，接过父亲手中的毛巾帮他擦拭脊梁上的汗水。

父亲一扭头看到我，满脸的褶皱笑成了一朵花：“利芳回来了！你别进地里，小心玉米叶划破你的胳膊。”听了父亲的话，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眼泪。我可亲可敬的老父亲啊！您都八十多岁了还在田里干活，还依然用您坚实的脊梁保护着已经长大的女儿。女儿再大，在您眼里都是小宝贝，是您掌心里的宝贝啊！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忙完地里的活儿，就会把我背到背上，逗我，哄我，全然不顾一天的劳累。晚上在煤油灯下纺花，纺车吱吱呀呀的纺线声，就像一首催眠曲。父亲的脊梁就像是我儿时的摇篮。不一会儿，我就在父

亲的脊背上听着吱吱呀呀的纺线声，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我小时候身体弱，老生病。那年冬天，大雪纷飞。我感冒发烧了，小脸儿烧得通红。父亲二话没说，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背着我到几里外的卫生室看病。天寒地冻，但我趴在父亲的背上觉得好温暖。打完针，回来的路上，我依然伏在父亲的背上，父亲的体温温暖着我，我竟然睡着了，连什么时候到家都不知道。等到第二天，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时，我醒了。守了一夜的父亲看我醒来，赶紧摸了摸我的额头，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俺姐的烧终于退了，赶紧起来吃你妈给你做的酸汤面叶，再出汗就全好了！”

后来，我上学了，父亲总说女孩子身体弱，不让我下地干活，怕我晒黑，怕我受伤。那年暑假，我说我长大了，要帮父亲去瓜田里帮忙看瓜。因为瓜田四周没有一棵树可以乘凉，父亲一大早就起来在田间地头搭了一个小小的瓜棚，还在上面铺了厚厚的麦秸和树枝树叶，嘱咐我：“要是太热就回家，可别中暑了！”我答应着，躲进瓜棚，看起来书。

阳光火辣辣地照在田里，炎热得很，没有一丝风，父亲在瓜田里一个个挑选着成熟的西瓜，抱起这个敲敲，拿起那个听听，不一会衣服就被汗水浸湿了。他顾不上擦汗，要赶紧把车装满，一步步拉着架子车赶在十点之前到达十几里外的县城，卖个好价钱。我想帮父亲装瓜，父亲看着我瘦小的身材说：“你抱不动的，等你长大了再帮忙吧，快去瓜棚里，别晒着了！”

原来如此

◎周洁(郟县)

兰兰轻盈地走进客厅，蓦然发现客厅里多了一瓶花，一瓶与这富丽堂皇的客厅格格不入的野花。

这野花分明是淘气的丫丫昨天郊游采集回来的。庭院里种植有不少名贵花草，习以为常了就感觉不出其名贵来。兰兰对这束带有田野泥土气息的野花，感到特别珍贵和亲切，她朝圣般捧起大肚细脖儿蓝莹莹的花瓶，凝视着五颜六色的野花，吻着、闻着，那花的芳香仿佛浸润到她的肺腑里去了。

兰兰正入神儿欣赏着这瓶野花，丫丫在她身后突然喊叫：“姐姐，别动我的花！”只见兰兰颤抖了一下，随着一声脆响，手中的花瓶随之落地，四分五裂变成了碎片，野花及绿叶儿散落了一地。

“怎么回事？”楼上的女主人未到，声音先伴随着香水味儿飘落下来。丫丫嚷道：“妈妈，姐姐把我的花弄坏了，让姐姐赔我的花。”

兰兰说：“我赔我赔，连这花瓶一起赔。”

女主人走下楼来，看到地板上的情景，先温和地对丫丫说：“这花瓶是你拿出来的？”

丫丫低头默然不语。接下来，女主人敛起微笑对兰兰说：“花瓶是你打碎的？”

兰兰避开女主人犀利的目光，惶恐地“嗯”了一声。停了片刻，女主人

突然脸色一沉，冲兰兰道：“这花瓶你赔得起吗？你知道有多珍贵吗？”

兰兰顿时脸色苍白，怔怔地站在那里，像傻了。丫丫趁机溜回自己的房间。女主人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不住地摇头叹息，责怪兰兰的鲁莽。

随着一声门响，男主人陈教授回来了。“咋回事呀？哟，原来为一花瓶呀，恁看把闺女给吓的，不值得啊。”陈教授笑眯眯地走进客厅，慢条斯理地说道，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戴眼镜的人。

“几万块啊，我亲眼见到你从古玩市场买回来的古董啊。”女主人对丈夫说。

才淘回不久的古董瞬间支离破碎，陈教授惋惜的表情，戏剧般地挂在脸上，但他迅速收回绷紧的肌肉，哈哈一笑说：“这个是赝品，老李你来鉴定鉴定。老李可是我请来的古董鉴定专家呀。”他眼角余光微妙地扫过老李。

眼镜李捡起一块瓶片端详一阵后，取下他的眼镜擦了擦又戴上，然后取出放大镜对着瓶片仔细研究了一番，再瞄瞄陈教授，若有所思地说：“哈哈！陈教授，这回你上当了，正如你说，这摔碎的花瓶，是赝品！”

“世俗真是可恶啊！”陈教授爽朗一笑，然后轻轻拍了一下不守舍的兰兰的肩膀：“闺女，没事啦，快清理一下客厅吧！”

兰兰如释重负般地长出一口气，

等到太阳快落山时，父亲从县城回来接我回家，见面就问：“怎么样？热不热？”“还好，有瓜棚呢，不热！”父亲让我坐在架子车上，拉着我在晚霞中一起回家。坐在车上，看着父亲被晒得起皮的脊梁，我的眼泪禁不住无声地流下来。

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爱的方式却有千千万万，富裕人家的父母让儿女吃穿不愁，高干人家的父母让儿女接受最好的教育。而我的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对我的宠爱，就是炎炎烈日下瓜棚里的那一片凉荫。

父亲在黄土地上辛勤耕耘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虽然很苦很累，但从无怨言。父亲常告诉我：做人要有骨气，要有担当，要清清白白坦坦荡荡。就像我们的脊梁，要永远挺直，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们的脊梁骨。做人跟种地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付出才有收获。土地包容万物、滋养生灵，做人也要像土地一样，不要斤斤计较，要懂得付出博爱……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生我养我的乡村，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旅程。每当累了困了，遇到挫折委屈时，我都会想起父亲的脊梁、父亲的话，就会备受鼓舞，不再害怕与彷徨。

小时候，父亲的脊梁是我温暖的摇篮；少年时，父亲的脊梁是我依靠的港湾；青年时，父亲的脊梁是烈日下的凉荫；中年时，父亲的脊梁是我前进的力量。直到现在，父亲烈日下闪着紫铜色光芒的脊梁虽然不再挺拔，但依然是爱的脊梁、朴实的脊梁，是我心目中最伟岸的大山。

很快恢复了常态，弯腰去捡碎瓶片儿，女主人还叮嘱说：“小心，别伤着手。”

眼镜李随陈教授上楼进了收藏室，关上门，他迫不及待地说：“陈教授，那摔坏的花瓶可是难得的珍品呀！”

陈教授异常惋惜地说：“是的，我早有预感呀。”

眼镜李安慰道：“那花瓶属于唐代贡品，确实珍贵，但远远不及……”

陈教授淡然一笑，说：“哈哈，对啊，花瓶再珍贵，充其量只是一件古董，比它更重要的是宽容和关爱啊！”

眼镜李不住地点头，然后追问：“听你语音，摔碎花瓶的一定是你的宝贝女儿啦！”陈教授摇摇头说：“她不是我的女儿，我女儿叫丫丫，她叫兰兰，是我从乡下雇来的小保姆。”

闻听此言，眼镜李瞠目结舌，甚感惊讶：“啊，原来如此啊！”他嘴巴大张，几次差点把眼镜跌下来。

陈教授接着说：“咱啥都不提啦，还是请你看看我的收藏品吧。”

中午，陈教授特意招待了眼镜李，并喊夫人、丫丫和兰兰作陪。明亮偌大的客厅里，洋溢着和谐而又温馨的气氛。

徒步伴随落日归

◎班小丹(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秋光尚未将夏季完全覆盖，不过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下班出了市政综合楼向北短短的几十米路后，折上东西走向的祥云路，迎着落日西行，路北是25万多平方米的祥云公园。公园最南边与这条路齐平，路边栽种了1000多米的翠竹，嫩绿的竹叶在夕阳的斜映下泛着金黄的光，仿佛变成了透明。

祥云公园以不高也不尖的山顶为中心，山坡均匀向着四周辐射，曲曲折折的石子路或水泥路或踩踏成的小土路延伸至山顶，朝着另一面再走下山去。一条彩带般绕山腰一周的宽阔水泥路，可以通过洒水车，也是健步跑的专属通道。与南边800米处的近700公顷的白龟湖湿地公园相比，这个公园犹如银盘里一颗小小的珍珠，虽小，但各色动植物也有上百种，清脆的鸟声不绝于耳。

今天突然想步行回家，感受一下每日两个来回的路途，在悠闲的漫步中会是怎样的风景。一路要经过两所幼儿园、两所小学、两所高校，还有一所涵盖了幼儿园到高中的综合学校，另有两家超市、两家银行……

相对于白龟湖湿地公园的地势来说，这一大片区域就是一处朝阳的山坡地带，步行在祥云路上，透过并不密集的高层住宅，总能望到南面微微闪光的湖面和更南边的如墨远山。既有学校，某些路段便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大大小小的学生如刚出笼的小鸟，叽叽喳喳和大人讲着话。

道路两边的梧桐树、银杏树、香樟树、红枫树在落日余晖中，泛着绿的、黄的、红的光。走过学校、超市地段，路边是由20顶红色的方方正正的帐篷组成的地摊儿，水果摊上摆放着猕猴桃、葡萄、苹果、红桃黄桃、羊角蜜、青梨黄梨等。几乎每天路过都会买一些水果，甜蜜了我的整个夏天。

德信泉超市外面的广场上也云集了各类小摊位，继续向前，就来到了南北主干道崇文路与祥云路的交叉口。这是一个神奇的路口，冬天里每每以该路口为界，西面是稀薄的雾气，东面是浓厚的雾气；夏日里路口西面是瓢泼大雨，东面则是毛毛细雨，这样的奇景常常出现。站在路口顺着崇文路朝南望去，一路下坡，就是遼远辽阔的白龟湖。

此刻，太阳变得红彤彤的，比白天大了好多，直朝着地平线坠落，最后时刻的下落肉眼可见，一分钟时间不到，彻底被淹没了。而我并没有刻意加快步伐，按照惯常的步行行进，直到路灯亮起，将近一个小时后，才走回家里。家中有温暖的饭菜，有快乐的笑脸，生活平凡而宁静，如此甚好。

